

# 别忘了，还有1000万高三考生

mp.weixin.qq.com/s/J0eKGnXepP7urQ6ROLpJ6Q

Original 姚远 真实故事计划 2 days ago



距离2020年高考还剩112天，高三学生正处于冲刺阶段，推迟返校的现状，让这一群奔跑者陡然失速。好在，许多学校开启网络授课，考生们居家学习，以自制力克服惶然。在命运关键路口，这届考生们正在经历什么？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急和盼？

何逸潇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理科生

## 同学都很苦恼，因为复习资料都在学校

12月初，班里同学就有讨论过武汉市出现的不明肺炎，当时还以为是SARS。我关注几天后发现没有新消息，就没多在意了。

1月16、17日，我们进行期末考试，社会上又陆续有关于疫情的新闻发出来。那段时间我有点感冒，考完试后，我发现自己发烧了。

18日，我爸爸来武汉出差，晚上，他顺路来学校接我。我家在孝感汉川，爸爸担心我留在武汉不安全，决定提前带我回家。

一路上我很不舒服，再加上很久没坐车，有点想吐。开了一个半小时，晚上九点左右，爸爸带我到了汉川的医院。

下车后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医生让我查了血，排除了病毒性感冒，没有开药就让我回家了。当时，医生们只是戴上了口罩，还没有对发热病人进行特殊分诊。

回家后，眼见新闻上的确诊人数逐渐增多，我依然感到非常后怕，晚上睡觉时，我断断续续地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得了肺炎，半夜惊醒。

春节期间，当得知无法返校，改为网上上课后，所有同学都很苦恼，因为大部分复习资料都留在学校。我的各科笔记也放在学校了，里面有我从高一以来整理的知识点和错题，我习惯在每次考试前复习一遍笔记。现在本子不在手边，如果重新归纳会非常麻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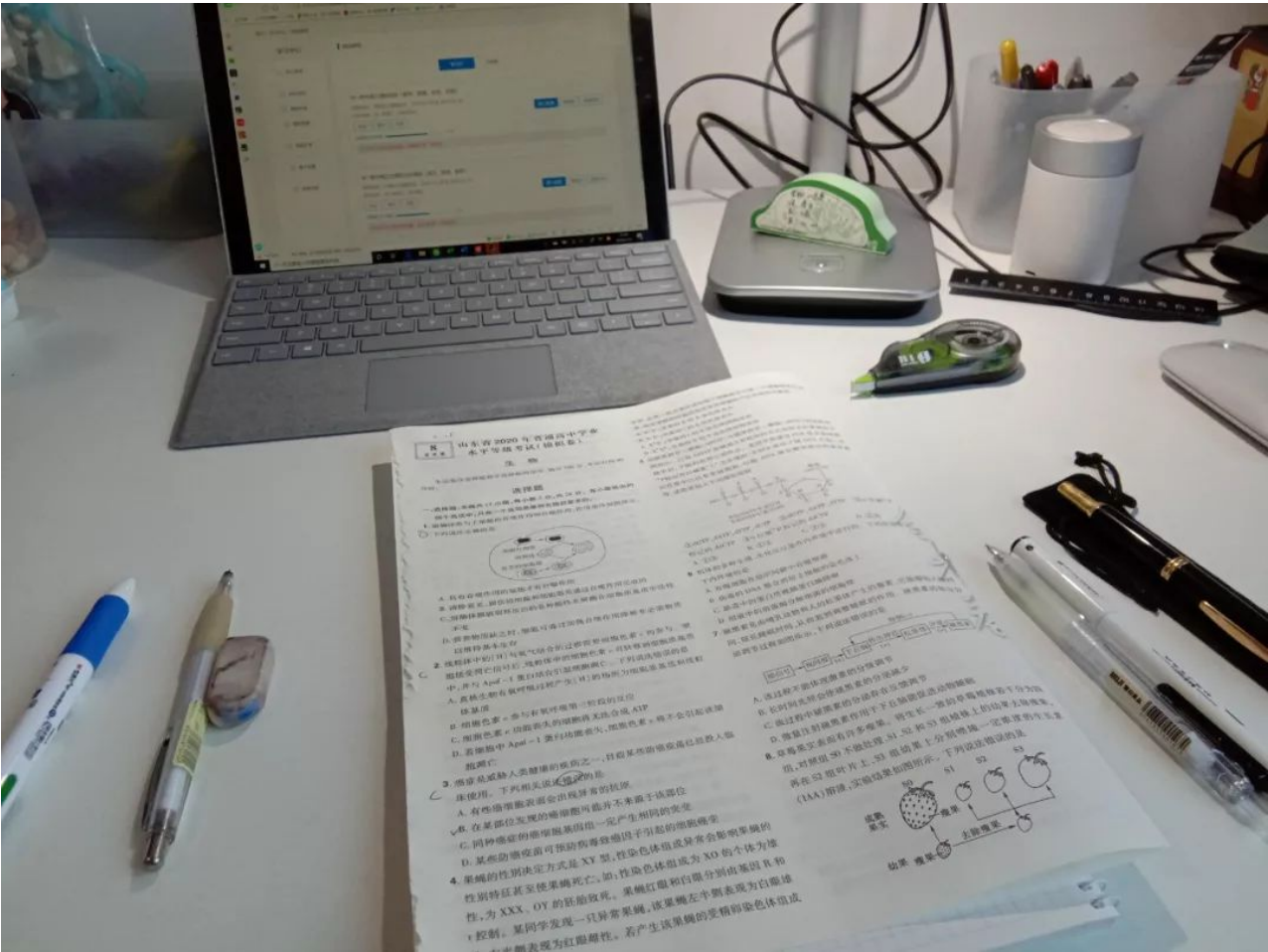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| 正在上网课

现在打印卷子都得自己完成了。我们家有打印机，我会把卷子打出来做。其他同学家里如果没有打印机，就只能一边看电脑上的资料一边做题，会更麻烦一点。我知道全国在网络上课的同龄人越来越多，我想，如果有人回了老家，或家里本来就没有网络或电脑，会更影响学习效率吧。

距离高考还有100来天，本来这个时候，我应该每天学学学，但待在家里总会控制不住地玩一玩手机，想放松一下。

我很喜欢上海，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复旦或交大，想学与生物相关的专业。我对各种动植物都非常感兴趣，而且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保护生物就是在保护人，比如这次的蝙蝠。

野生动物可能携带病毒，不过通常来说，传染给人的可能性很小。但是，如果每天都有人吃野生动物，无数个偶然积累下来，这些病毒进入人类社会就是必然。17年过去了，大家还是没有吸取当年非典的教训。

我喜欢在视频网站看博主们制作的科普视频。看过一个视频，非洲有一个公益组织专门保护和收治穿山甲，在那里，人和穿山甲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与猫狗一样，都是朋友。在中国，穿山甲还在被当做食材和药材，根据最保守的数据估计，每年就有1万只穿山甲被非法贩卖，走私到中国。穿山甲现在已经濒临灭绝，我觉得很可惜。等自己以后更有能力了，我也想制作一些科普视频，呼吁公众保护动物。

与其说是保护，不如说是尽力减少人们对它们的伤害。有一种说法，对于地球上其他生物体来说，人类才是最具有威胁的病毒。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，毕竟，病毒很难完全毁灭一个物种，但人类可以。

向斜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文科生

### **焦虑时，我靠做卷子来恢复平静**

1月20日，我在午休时刷微博，看见热搜上出现了“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1例”、“武汉新增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”。

下午回学校时，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戴上了口罩。同学说，那天中午，校外便利店的N95口罩已经标价40元一个。

下午第二节，我们在地地理课。课上到一半，班主任突然推门进来，通知我们：由于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，接到教育局要求，提前放假，这节课结束后就放学，走读生立刻回家，家在其他省市的住宿生最多再住一晚上，第二天也必须回家。

提前放假，我既开心又忐忑。那时，我们都还比较乐观，同学开玩笑说：“万一疫情严重，我们就不用按时返校了。”回家时，我只带走了写寒假作业要用的书，谁也没预料到短时期内会回不了学校。

1月22日，农历二十八，我爸爸从重庆回家来过年，路过汉口站。夜里，我听见他咳嗽的声音，特别害怕。我希望爸爸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，但妈妈说这时候去医院反而会交叉感染。为此我们还发生了争执，幸好后来爸爸没事。

1月23日，武汉宣布封城，整整一下午，我都在看微博。有些人在网上对武汉人开地图炮，“自私”、“丧尸”、“管不住嘴”，我看到都会忍不住怼回去。用个别人的行为评判一个群体，以偏概全，实在令人生气。

1月27日，我在班级QQ群里收到通知，延后返校，高三学生大年初六正式上课，且改为网络直播授课。按照学校安排的课表，老师在网络上直播讲课，上六天课休一天，每天三节课，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，晚上时间自习，各科老师在QQ群答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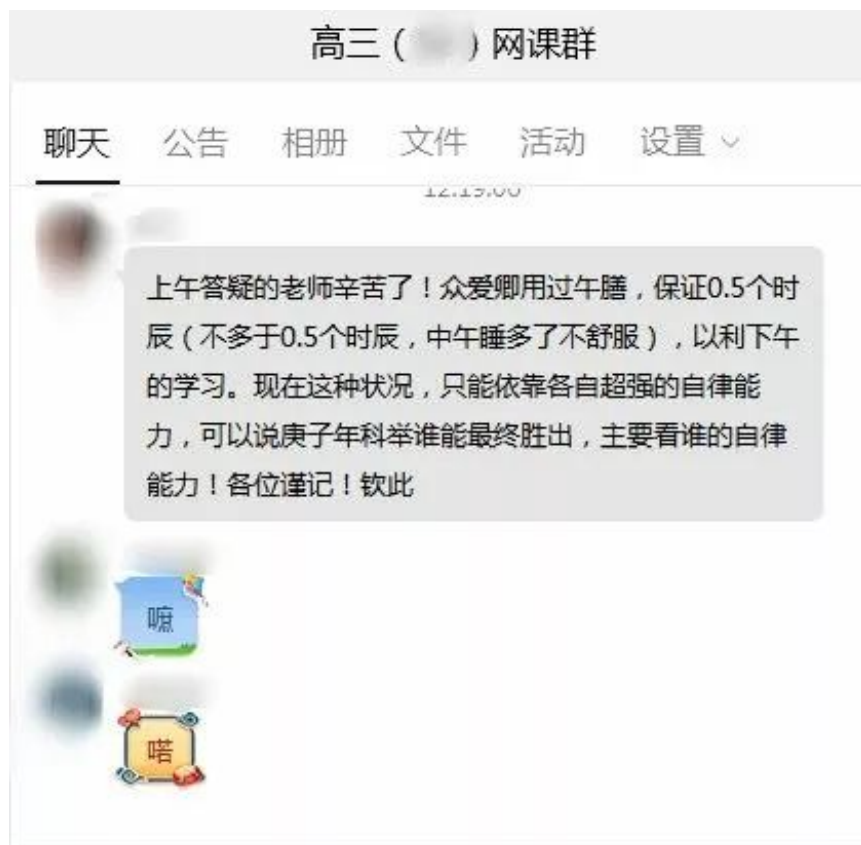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| 历史老师的另一面

直播授课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。我们数学老师被困在乡下，他迫不得已蹭隔壁wifi开直播，讲课时那边总传来阵阵鸡鸣；隔壁班的政治老师，通过抽奖平台点名回答问题，结果抽中了他自己；历史老师兼班主任在群里发通知时喊我们“众爱卿”，我们喜欢回复他“噫”、“诺”。

还有一天，我私信问地理老师，“为什么绿皮车不改成流线车头？”她回复让我去问物理老师，发了三个龇牙的表情，这和她平日里和蔼、稳重、端庄的形象简直是巨大的反差。

我减少了关注社会新闻。每次感到着急的时候，我会通过写卷子来让自己恢复平静。

目前，我每天早上8点起，凌晨1、2点睡，每天做两套试卷，一套数学、一套英语，还练习文综的选择题。多数同学都没把书和复习资料带回来，所以，老师把电子版发到了班级群里。我家的打印机坏了，我平时喜欢画画，买了数位板，这次就直接用数位板在电脑上写卷子。每天对着屏幕学习，眼睛特别难受。

这段时间，我有许多同学表露出以后想考公务员的想法。也许是因为想要自己的声音不被忽视吧，他们想通过获得权力来改变社会，不止于在网络上“无能狂怒”。

我很敬佩他们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志向，可我觉得，在网络上表达观点也是一种参与社会进程的方式，和考公务员一样。

张乐乐 武汉市第四中学 高三播音主持艺考生

**我是全国卷最后一届分科生，没有复读机会**



现在距离高考只剩112天。我原本要在2月参加浙江传媒学院的艺考复试，现在推迟了，新的考试时间还在等通知。

我特别想回去上学，希望我们可以尽快重返课堂。

湖北省使用的是高考全国一卷。明年，全国卷将推行“3+2+1”模式，即3门统一科目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，“2”是在政治、地理、化学、生物4门中任选2门，“1”是在物理、历史2门中选择1门。

这意味着，我们是高考改革中最后一届文理分科的高考生，因此没有复读的退路。为此，班上大部分的同学都非常着急，我们特别看重每一次的模拟考试成绩，成绩不好的时候突然就会焦虑，严重的时候还会哭。我们是武汉的考生，在高考前还赶上了停课，命途多舛。

1月20日晚上八点半，我们正在上晚自习，突然老师进来通知提前放假。他没有特别说明缘故，但同学们都心知肚明。那段时间感染人数大幅度增长，情况越来越严峻，已经有其他学校提前放假了。

回家后，我们在班级群转一些相关信息，大家都很着急。同校有位同学，家里的老人染病了，联系不到床位，自己在家隔离。他在空间和微博上发了求助信息，很多同学帮他转发。

2月1日，学校通知，返校授课改为网上开课，每科老师都建了自己的学科qq群，各自布置学习任务。这几天下来，我觉得，直播上课的效果比在学校差很多。家里太舒适，诱惑太多，我不是特别自觉自律，最近连生活作息都很混乱。另外，老师和同学的沟通也不方便，有些问题通过打字很难讲清楚，老师答疑时效率比较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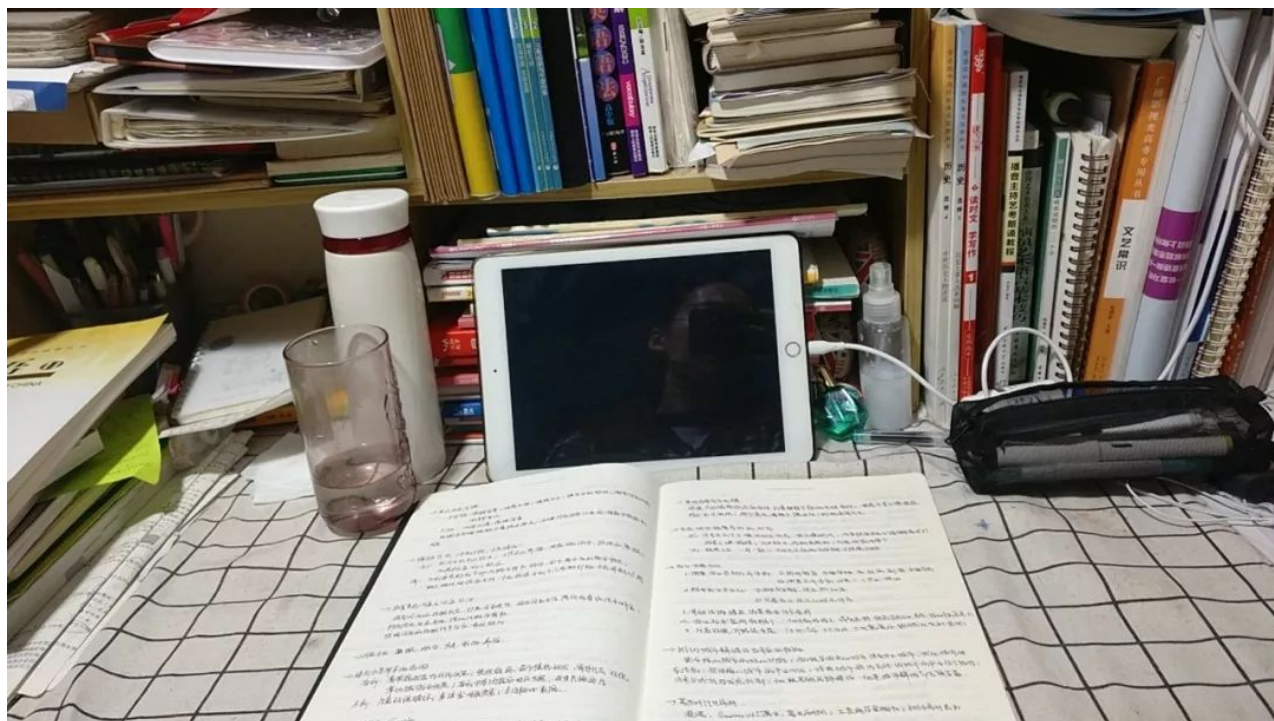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| 张乐乐书桌

去年11月28日，我结束了25天的艺考集训，12月19日，又去参加了湖北省统考，1月15日，我去长沙考点参加了浙江传媒学院的校招初试。艺考成绩我还算满意，本来我打算利用接下来时间，在学校好好补一补因为参加艺考落下的文化课，特别是数学，是我的“致命弱点”。我基础

薄弱，本来计划2月份参加完艺考复试后，3月份开始找老师一对一补习，一星期补2次。可现在，只能等特殊时期过去之后再找了。

李晓文 武汉市洪山中学 高三理科生

## 居家学习矫正偏科，想要学医

上高三后，我查了医学院的分数线，发现如果自己不更加努力，很可能考不上医学院。如果我以后不能学医，这辈子一定会后悔。所以，我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更多了。面对难题一定要弄明白，我害怕因为一知半解在高考时丢分。

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，有天晚上，爸爸出差了，妈妈身体突然不适，心悸、头晕，走不了路。我被吓住了。当时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搀着妈妈出了门，打车去医院。

我至今都记得自己当时有多害怕，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亲人可能会突然离开。到了医院，急诊科医生安排妈妈检查，告诉我们只是血钾过低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

我常常会想，如果我当时懂医学，也许可以帮得上妈妈，自己也不会那么无助和恐惧。在危急时刻，医生给予患者的帮助是非常有力量的。

上初中时，我喜欢韩国演员李钟硕，因为他看了韩剧《Doctor异乡人》。他在其中饰演一位具有超能力的心脏外科医生，救人于生死一线，特别帅气。渐渐地，我被医生这个职业迷住了，接下来，我找了许多医疗相关的影视剧来看，先是从那些比较理想化、具有浪漫色彩的职业剧看起，比如《非自然死亡》、《实习医生格蕾》，后来是更加写实的医疗纪录片，比如《人间世》、《中国医生》。

我慢慢了解到，医生不仅有光鲜的一面，也会有无能为力的一面。很多时候，医生能做的事情很少，费用、家属意愿、医疗资源，处处是限制。得知我要学医，虽然妈妈表达过担心，朋友们也劝阻过我。这些都没有打消我学医的念头。

今年改为网上开课，在家学习的方式更适合我。我有点偏科，数学不太好，在学校，一切时间都安排好了，什么课干什么事，有时候我想利用语文和英语的时间写数学，总被老师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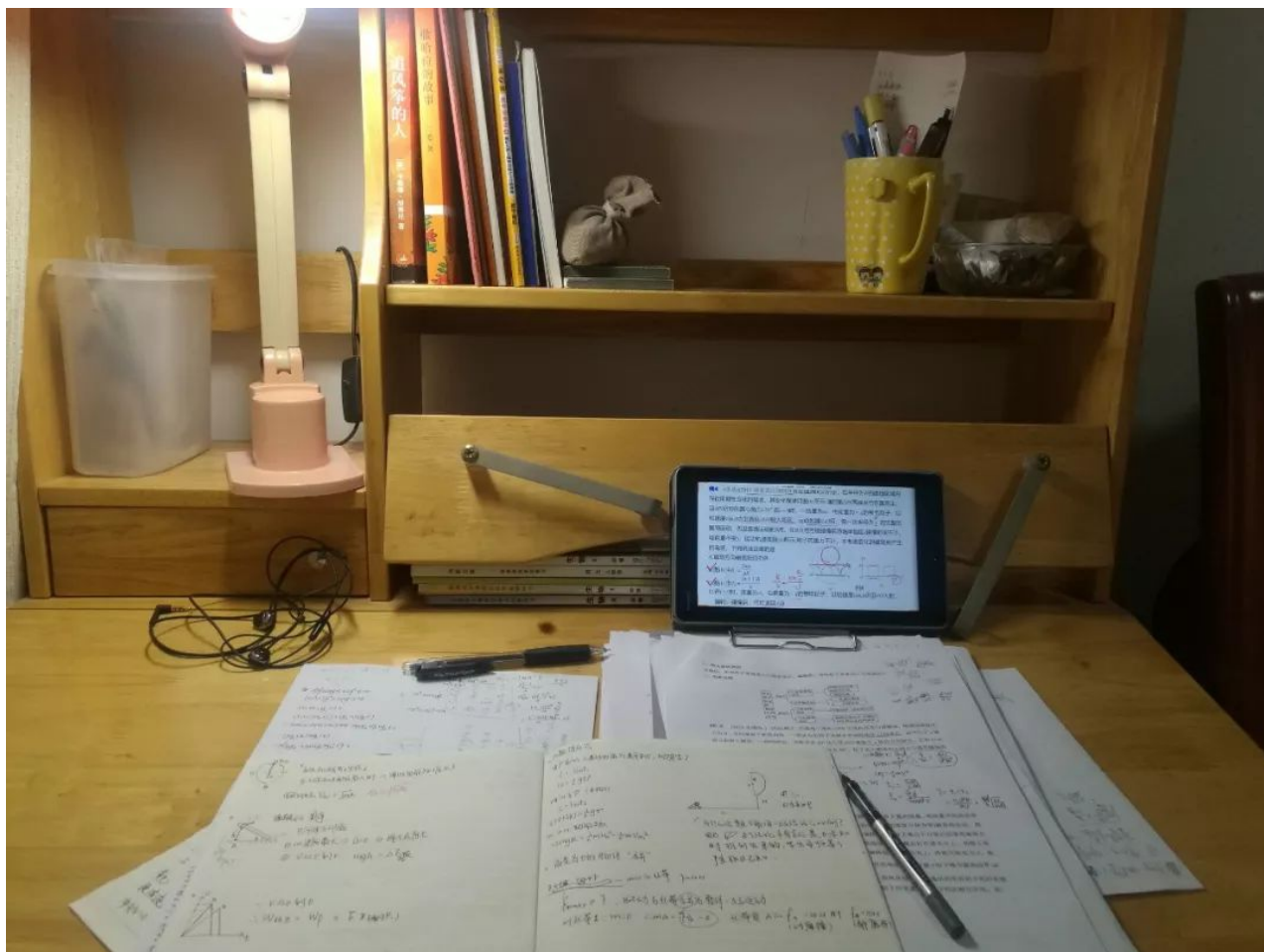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| 李晓文的书桌

在家里，我可以按自己的学习情况分配时间。比如，在自己精神状态最好的早上写数学卷子，等放松的时间再背文科。只是因为整天盯着屏幕学习，眼睛和颈椎都不太舒服。

我在网上看到一则视频，有人问一位退休老医生，年纪那么大了，为什么还自愿上一线，不怕被感染吗？她回答说：“作为医学的战士，死在战场上，是死得其所。”我被这句话感动哭了。

无论是杨文医生、陶勇医生还是李文亮医生，我相信他们的遭遇是每一位医生时时面临的风险；他们即使身处险境，也展现出的仁心、纯粹，我相信这是医学行业的共同追求。

发生在这些医生身上的事情没有击退我，反而让我看到了医生的价值追求。眼科医生陶勇在被刺伤前发过一条微博，引用了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：“偶尔治愈，常常帮助，总是安慰”。我希望自己能考上南方医科大学，以后像他一样，成为一名可以给予病人关怀的医生。

感觉累的时候，我会刷一刷微博。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纷纷前来支援武汉，我就重新获得了学习的动力。网络上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医生的遭遇，为他们发声，我也像看见了火光。

以后，我也想成为医生群体的一员。

编辑 | 温丽虹

视觉 | 曾杏



长按二维码关注

真实故事计划  
Truman Story  
书写中国故事

[Read more](#)

Scan with WeChat to  
follow the Official Account

